

皇
清
經
解

金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八

學海堂

拜經文集

武進臧明經

庸著

五嶽釋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正南曰
荊州其山鎮曰衡山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東曰青州
其山鎮曰沂山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正西曰雍州其山
鎮曰嶽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河內曰冀州其山鎮
曰霍山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
岳崩鄭康成注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
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
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按爾雅釋山首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

岱河北恆江南衡與周禮職方合詩正義

崧高

引雜問志云周都

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是釋山篇首所列爲西周之定典故鄭

公注大司樂據之與周禮本經合邵二雲學士曰華山在成周

境內故首舉之吳嶽在岐周境內故次列之中庸載華岳而不

重舉華嶽可該五岳左氏昭四年傳司馬侯曰四岳三塗陽城

太室別太室於四岳明嵩高不得稱岳是也釋山後言泰山爲

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與篇

首文異按史記封禪書述尙書四嶽曰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

也西岳華山也北嶽恆山也中岳嵩高也又曰昔三代之君皆

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

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於是自殺以東名

山五曰太室恆山泰山會稽湘山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
山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下言漢武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
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岳然則五岳之位唐虞三代皆同周之
文武起自西岐建都豐鎬故取吳岳爲西岳以華山爲中岳及
平王東遷仍用夏商之制以嵩高爲中岳華山爲西岳爾雅前
所述者爲成王周公之制以存文武舊典後所述者則夏殷之
禮及平王東遷後事也鄭公初無定說故注大宗伯職用後義
秦制蓋與三代同太史公稱秦都咸陽五岳皆在東是秦以華
山爲西岳而不取吳山地理志衡在長沙湘南縣南故謂衡山
爲湘山也詩正義嵩高曰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
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

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三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山也

以上皆詩正義今本爾雅郭注闕 按

郭氏言漢武帝移衡山神於霍山又述學者以漢武帝始名霍山爲南岳與封禪書所言正合此以霍山爲南岳爲出漢武以後事之明證孫叔然注爾雅以霍山當作衡山精之至也故毛公傳詩崧高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岳華北岳恆鄭公大宗伯注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皆用爾雅後說而作衡不作霍可證霍字爲後人誤改非爾雅本

經矣

詩正義崧高曰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嵩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

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於大宗伯注皆然俱可證霍字爲誤

乃郭氏好乖舊義謂南岳本自

以兩山爲名斯不根之談無足辨也詩正義據書大傳白虎通風俗通廣雅等皆作霍字不得謂諸文皆誤不知大傳非盡伏生本書傳其學者多所附益而班孟堅應仲瑗皆東漢人張稚讓魏人並出漢武後猶東晉廬江土人亦呼霍山爲南岳皆承襲之譌爲足據乎

克已復禮解

左氏傳昭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讀祈招之詩王揖而八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杜注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

辱於乾谿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集解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梁皇侃義疏云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之中則爲仁也於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

庸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卽論語克己復禮爲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答顏淵注疏家各望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利多嗜慾不能修身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

有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
長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卽下文非禮勿動
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
通馬氏約身之訓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
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劉等說義本
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
語遂開集注訓己爲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之文方
員鑿柄之不合矣

仁舊貫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集解引鄭康成注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

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經典釋文引鄭云
魯讀仍爲仁今從古元和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揚雄將作大匠
箴曰魯作長府而閔子不仁是用魯論語也按子張問仁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
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又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庸謂恭則不侮信則人任者敬事而信也恭敬
一也敏則有功寬則得眾者節用而愛人也大學所論生財有
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敏
疾一也寬則愛人而得眾矣惠則足以使人者使民以時也以
時則爲惠矣孔子所言道千乘之國卽爲邦之道與答子張問
仁能行五者于天下則爲仁事事卽合道千乘國章雖不言仁

究其旨則言仁之尤也魯人爲長府而閔子不仁者不愛人使民以不時也不愛人則非惠不以時則不足以使人矣不節用則傷財安能敏則有功故閔子言仁在舊貫貫事也事舊而不改作也改作更新不節用不愛人則不仁矣此與中庸注相人偶之說及論語論仁諸章義俱脗合魯論語出仁字較之古論作仍義尤明切此章專記魯事固當從魯本爲定揚子雲鄭康成之言極可據矣

魯惠公夫人子氏考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氏以子氏爲桓公母公羊以爲隱公母穀梁以爲隱公妻按左傳惠公元妃孟子早卒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

桓公而幼是以隱攝立而奉桓爲太子

從鄭仲師義

惠公之薨也有

宋師太子又少故葬有闕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隱弗敢爲喪主故不書則桓爲太子子氏爲夫人傳有明文矣故經元年不書公卽位明隱之不得爲君也魯君臣以仲子爲夫人生有夫人之瑞嫁娶以夫人之禮卒以夫人薨赴告於諸侯經之書夫人子氏不沒其實也杜元凱云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夫聲子爲孟子之姪娣妾也隱公妾之子桓公夫人之子是當嗣世者桓也非隱也杜又云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不知仲子於惠公之世本稱夫人不係子之爲君與否也經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子氏未薨預凶事非禮也可證子氏之爲惠公夫人仲子故天王豫賵之不書葬不祔姑

也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是別爲仲子立廟矣禮無二嫡仍夫
人之名以明當日之踰禮因不耐於姑不書葬以示仲子不當
稱夫人此經之微而顯也公羊以爲隱母不知隱母妾也非夫
人隱攝立不書卽位不爲君母薨不稱夫人左氏經三年夏四
月辛卯君氏卒傳曰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所不耐
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則
隱母之卒在三年也公羊又以不書葬爲成公之意言子將不
終爲君母亦不終爲夫人然已見爲君而豫屈其母不得爲夫
人無益於讓有損於孝始爲夫人終不爲夫人嫡妾之辨名分
之等竟可隨意進退反以聖人爲賢而成其意不乖之甚乎穀
梁以爲隱妻夫人隱攝位將讓之桓母不稱夫人妻稱夫人乎

以不書葬爲夫人義從君

范甯注隱弑賊不討故不書葬

然子氏之薨遠在隱

公被弑之前不當逆知不書亦不當既書追削之也公穀兩家頗失事實核之三傳左氏爲長今從之

孟子言伯夷論

伯夷聖之清者也孔子稱其求仁得仁而孟子以爲隘過矣子云吾未見好仁惡不仁者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好仁之人必深惡不仁惡人不仁之甚者也不立於惡人之朝故非其君不事不與惡人言故非其友不友伯夷求仁得仁是真知好仁惡不仁者不事不友所以全其惡之之實而不使稍加乎身而肯立其朝與之言以盛服辱在泥塗哉屈原曰人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

蒙世之蠅蠖乎孰謂屈原所不爲而伯夷爲之哉推惡惡之心
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孟子推論之旨
可謂微至此可見伯夷惡惡真切爲之杜漸防微冠不正卽去
自無袒裼裸裎於我側者矣柳下惠之不恭由于不屑去也蓋
人之以無禮加于我也必由其漸始而冠不正續而袒裼終而
裸裎而我之失禮也由於不恭人之冠不正而不知不急爲之
去將習見焉必有已之冠不正而亦不知矣君子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以謂威而不猛我之冠非有不正
奚爲與不正者偕哉趙邠卿云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
見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後乃歸於西伯夫論人之善惡當核
其實而辭命爲虛諸侯而善其辭命雖不善可受可就也諸侯

而不善其辭命雖善不可受不可就也文王伐密伐崇武王伐
奄滅國者五十是商季諸侯之不善較著受而就之何異因
魏營之卑禮厚幣而往見之哉此則伯夷之所不爲也伯夷以辟
紂居北海濱聞文王作而歸之然則諸侯誠善雖無辭命之招
且往就焉而非善者宜伯夷之所不屑已子云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齊與使立惡人朝與惡人言偕冠不正者立而就
虛辭之諸侯尙可謂之不降志辱身與又云伯夷叔齊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則伯夷雖惡惡而不念其舊故被其惡者不之怨
此正寬容之德本諸躬而驗諸人者安得謂之隘哉後之君子
與其學柳下惠也無寧學伯夷

爲妾服總議并釋

議曰考之禮爲妾服總者有二文一儀禮喪服總麻三月章云貴臣貴妾此公卿大夫禮但別妾之貴賤而定服不問其有子否也一禮記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此士禮但論子之有無爲準無貴賤之足殊也然則旣非天子諸侯有南面之尊降其臣妾無服而若王朝之公若卿若大夫若士固莫不爲妾製總服矣傳曰夫尊于朝妻貴于室姪娣者亞於妻長於眾妾故妻之貴因乎夫而妾之貴因乎君及君妻其輔佐陰教贊襄內子命婦之職與有勞焉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失於臣妾於此見之非第從厚已也不曰有子之妾而曰貴妾明旣貴雖無子猶爲之服非若士妾之必問其子也曲禮記曰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是卿大